

闲话皇帝

吴国璋 著



知識出版社



吴国璋 著

22.19
WGZ

闲话皇帝

宜早题

知識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文

装帧设计/陆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皇帝/吴国璋著. -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0

ISBN 7-5015-2454-8

I. 闲… II. 吴… III. 皇帝 - 简介 - 中国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859 号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10.625 印张 169 千字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7-5015-2454-8

定价: 20.00 元

9080890

序

庞绍堂

皇帝者，集“三皇五帝”之意也。

据说当初秦嬴政自称始皇帝时，即取此意，喻为开天辟地，至高无上之权威者也。此前，夏商周之天下，春秋战国时代的君王诸侯们，已颇为显贵，颇有权威，但嬴政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后，更是至高无上，骄横恣肆，一言九鼎，皇帝之权势之地位从此神化。这从孔子学说的演变中即可得到印证。

崇天、尊天、祭天乃商代的流行信仰，可以将其视作原始宗教的传承。但将天与政权的兴替，君王的更迭相联系，大约源于孔子。武王伐纣，牧野之战，40万黔首阵前倒戈，冥冥之中似乎有人暗示，有人指使，暴纣措手不及，自焚朝歌，貌似强大者一夜倒毙，孔子言此乃天意、天命。“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于牧野之冥冥中暗示者，指使者即为天。天是“仁”的，因此为君王者应施“仁政”，施暴政者乃逆天而行，乃倒行逆施，是根本的大逆不道，所以必遭天谴天罚。遭天谴天罚者，

即是气数已尽。孔子不仅将“天”人格化，而且对之作了伦理化的阐释，以此来教育诸侯君王们，教其向善，此善有一具体目标：周制。孔子将取暴纣而代之的周视作天意、仁政的具象、楷模。在孔子学说中，此点实为蛇足，无此具体目标，并不妨碍孔子的以仁善之天意来约束君王，令其向善。于此点言，孔子之学实在是大理不亏。但后来之儒学，都成了专制皇帝的点缀、粉饰与弁护，敢教君王者，先秦之后再无（魏征只敢“谏”。一“谏”字，更突出了皇帝的至高无上）。为何？因为皇帝已成了神，皇帝就是天。为示区别，“天”后加一“子”，曰“天子”。人间的天子不就是天吗？儒学由此堕落，由阐发伦理的“天”来约束君王，低贱到赞颂人间的“天”来奉承皇帝。理论的堕落终使儒学成了堕落的理论。

皇帝们深明之中奥妙，个个乐得以儒学妆扮自己。儒学的约束性功能衰减，妆饰性功能凸显，其意已与孔子之意相去远矣。将君王等同于天，大约源于韩非。这个神经和政治主张被郭沫若称为都很“残忍”的先秦学者，深得秦始皇之欣赏和赞叹。他读了韩非的文章后，击案叫绝，称“寡人得此人与之游，死无恨矣。”为何？大约是韩非将作为万物本源的“道”与君王直接联系了。君王就是人间的道，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韩非言：“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独贵道”，“道不

同于万物，君不同于群臣”。最后，弄得自己也死于这个人间的“道”，这个尊贵的“一”。因为其眷恋韩国，不肯为嬴政服务。此后，“君权神授”说大兴，皇帝终于有了不可一世的地位。皇帝的意志遂成天意，皇帝的欲念遂成天欲。此情况下，对其教育已不可能，遑论监督？于是一切坏事不仅产生了，而且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借口。

皇帝是予取予夺生杀权柄的操持者，是天下人必须战战兢兢、匍匐跪拜的对象，是最高的权威，是天下的父母，是无限的权力，是极至的尊贵，是神，不是人！因此，他们就远离了百姓与民众，并且以不容置弁的借口（百姓民众们后来认识到原来都是机巧的）对百姓民众们做了不少坏事，更做了许多他们不想解释也无从解释的事。物极必反，要想得到尊重，首先必须尊重别人。这个民主的理念原来是那么深入人心且古已有之，而皇帝从来未想到尊重百姓，只追求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追求使民众尊敬自己。岂止尊敬，乃敬惧、服从自己。于是，“皇帝老儿”一词，百姓终于脱口而出。后宫风流，乾隆下江南调戏民女之轶闻也不胫而走，人们开始了对皇帝的“闲话”。这是对不受监督的皇权的一种戏弄，是充满智慧的一种反叛形式。在此戏弄与反叛中，人们追求到了一种民主境界，享受到了一种平等氛围，此乃对缺乏实质平等与民主

的一种精神补偿。因此，皇帝是可以闲话的。而且，只配闲话。这是人心与历史的一种进步形式。

皇帝统治下的社会政治当然是极权政治、高压政治、蛮横政治。直蛮横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直蛮横到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臣民们只能匍伏敬跪甚至连头也不敢抬的地步。据说在东方，这种政治权力体系还得到了自然条件的强化（譬如说大河流域治水的需要等等），得到了血缘关系的强化（中国就是在氏族血缘关系解体不彻底甚至未解体的状况下迈入国家门槛的。这从汉语“国家”一词中亦可见一斑，“国”与“家”是相通相连的。而在西语中，国家则与民族或与地域相连，如英语之 Nation, Country 等），东方专制主义由此产生，皇帝则集此大成。人民群众虽心怀敬畏，但渐而久之，则心生怨恨，因为欲以一个人的头脑取代天下的头脑，以一人之作为约束天下人之作为，显然是不利于社会进步乃至人民群众个人生活的。因此中国皇帝大多只有角色权威，而没有人格权威。对于没有人格权威的人，人们尽可笑之，骂之，抑之，贬之，尽管大多数在背后。也正因为背后，“闲话”由此而生。闲话皇帝确实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宝贵侧面，反映的是民众的政治价值关怀及政治价值取向，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顽强抵御和“韧性战斗”（鲁迅语）。企

图依靠高压专制泯灭地火的奔突运行是不可能的，韧性战斗因此就是必然的。

中国的先哲们也多次想到约束王权、皇权。孔子以伦理化的“天”约束之。墨子则干脆想到了赏罚分明，因果报应的鬼神。孟子则有直接的说教：“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精辟地指出了社稷及君王之本在民，也算是给予君王们的一个警示，一种忠告。荀子步其后尘，创“君舟民水”说，并警告君王们水可载舟亦可覆之，唐太宗是记住了这一点并以此告诫子孙。但纵观中国历史，记住上述这些约束之道的君王、皇帝，实在寥寥可数。因为所有这些约束之道，均以自律为基础，均寄望于帝王们的自律，均乃自律之道。自律之道，源于人性本善。在这一点上，还是西方文化聪明，他们说出了另一种更加伟大得多的真理——人性本恶（黑格尔语）。帝王概莫能外，因此必须他律。法治社会由此发生，并塑造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一观念已成为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乃不争之事实。而中国古代的法律，韩非一语道破其实质：“帝王之具”。作为儒家异数的荀子的性恶论又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对皇帝的他律不仅无从谈起，后人更是无人敢想甚至敢于企及。一人控制的社会于是流弊两千多年，导致中华民族在近代的沉沦。人心不甘，于是只能调侃，好比孙悟

空调侃“玉帝老儿”。于是在闲话皇帝的政治文化传统中，透出了几分凄凉，几多无奈。依此角度，这种传统多少存在着消极方面。

卢梭言，君王们与民众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本质上乃一种契约关系，双方必须各守其责，各循“游戏规则”（借用语），若帝王们不守不循之，即为毁约，民众们有权废之，并要求重订新约。对比此，这是一种何等积极的政治文化。难怪马克思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赞誉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书”。英法兴起，一以处决查理一世为发端，一以斩毙路易十八夫妇为动力。中国古、近代，从来没有过公审皇帝，更无民众公正地处决过皇帝，反倒由皇帝（包括女皇太后等）不论其多昏庸、无能、低贱，一手操纵着天下。也许，这就是中国近代沉沦的一个形象的隐喻。沉沦于近代但沉沦的因素积累于古代，皇帝就是这种因素积累的机制。只能以闲话的方式对其反叛，透出了中国民众的一种悲凉。

时代毕竟不同了，毕竟大大进步了，国璋先生于是可以堂而皇之地“闲话皇帝”。他的此一番闲话，已与中国传统之闲话大相径庭，只是借用了“闲话”二字而已，于谈笑间“粪土当年万户侯”，将皇帝从天上拉下来，剥去其神圣外衣，还其本来面目，特别是在真实细节处。使人们质感地认识到皇帝

也是人，而且大多数是一群不怎么样的人，至少就智商而言。对时下许多文艺作品，歌颂皇帝，赞誉皇帝，艳羡皇帝，好象自己祖辈作为皇帝治下的臣民还没有当够奴才，自己还决心要继续当下去似的。国璋此书无畸趣，不媚俗，忠于史实，有感而发，挥洒自如，于闲话间使“皇帝老儿”们原形毕露，有的是纤毫毕现，在不经意间对皇帝及其文化进行剖析与批判，这也可以看作是闲话皇帝之政治文化传统的一种新的良好发展。我想，中国是应当认真地进行一场皇帝及其文化的批判的。闲话就是一种形式。

(1999年12月于南京大学)

前面的话

关于皇帝

忽然对皇帝有了兴趣，完全没有理由。中国皇帝的历史有 2000 多年。皇帝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重要。按照过去的历史观，有些东西，简直就是这些家伙创造的。能够创造历史的人，本身可能不一定是好人。这些人在一些事中，影响了一些进程，改变了一些方向，于是就进入了历史。

历史对现代生活和现代人来讲，如同一个祖传的旧衣橱，挂着过去人穿过的衣服。衣橱是整个时间的框架，衣服已经不再有实用的价值。这个衣橱往往堆放在一间小屋的角落，偶尔有不知趣的学生，偶尔有做学问的教授，去打开看一看。只是看一看而已，连衣服上的灰尘都不愿去拍打，因为时间太久，因为它仍然要回到尘封中去。

皇帝离我们很远了，可这很远的皇帝，却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到我们中间。面对这些有点霉味的东西，我不知所

措。怎么这些吃的、喝的，你就能说是皇帝的？怎么这些用的、玩的，你也肯定是皇帝的？所有的皇帝都死了，死无对证，你才说得这么肯定，这不是很无聊吗？没知识的人，围着干哄，可以原谅；有文化的人，也跟着鼓噪，就没了道理。于是，就想了解一下皇帝。真把这些皇帝拎出来，放在太阳下抖一抖，才发现果然是一件件华丽的衣服。款式不同，面料不同，相同的只是历史惯有的味道。

去几个图书馆找资料，发现参考书很多，但能够参考的太少。都是老掉牙的故事，翻来覆去炒冷饭。即使是这样，还是许多人有兴趣。我借到手的一些书籍，大都被翻阅得破烂不堪。有些书眉上还有批注，可见人人都忍不住对皇帝品头论足。这是遇到了好时代。否则，有皇帝的时候，就没有你了。

中国历史上，有过四百多位皇帝，少是不算少。但如果摊到每个朝代，也是屈指可数。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再编上故事来骗人，就更神秘。因此，老百姓都不知道那些高墙深院里，那个叫皇帝的人，整天在忙个啥。早些年读《金瓶梅》，觉得西门庆是个人物；这些天读正史或野史，读到宫廷秘事，觉得西门庆真是瞎忙了，白活了。皇帝与百姓的差距大着呢！用世俗的眼光看，皇帝是普天下最能为所欲为的人。想干啥就能干

啥,想怎样干就怎样干,这是什么样的日子?

扯远了。其实,皇帝也不好做,好皇帝和坏皇帝都很辛苦。皇帝也是人,你不要以为皇帝都不是人。历史上的皇帝,不论是好是坏,都展示了一些文明演进的轨迹。有关经济发展,有关伦理道德的许多东西,都有皇帝的影子。这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皇帝”是个流行词。“皇”与“煌”同,都是“大”的意思。“帝”也不是人,是指在天的神灵。“皇帝”一词的固定搭配,始于秦朝。在此之前,大家都称“王”,如商代的汤王、周代的文王。只有死去了,觉得多说几句好话无妨,才可以称“帝”。任何约定俗成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王”也好,“帝”也罢,都是如此。

到了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了六国,头大了,帽子不够戴,于是找人商量用新的称号。最后拍板为“皇帝”。即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用以表彰自己的无量功德。他还幸福地宣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其实,传到二世就丢了,闹了一个笑话。

历史的大部份,就是一堆笑话。笑话归笑话,这皇帝就被一路叫了下来,都进了历史书。这些书,有的有字,有的无字。历史上的皇帝,历史自然会给一个说法。千百年来,这些

说法,都带有当时皇帝,以及由皇帝主宰的社会的烙印。而完全由百姓来说皇帝,过去的人是不敢,现在的人是太放肆,似乎都不得要领。

正史里的皇帝,好话太多,没有情趣;野史中的皇帝,想象太多,没有正经。我总想把这两种东西加在一起,说一说在皇帝这个职业下的这些人。他们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用说,这是一种闲话。实际上,皇帝可以闲话,不能笑话。

下面,我就开始说了,并且,争取不说废话。

目 录

序.....	庞绍堂(1)
前面的话： 关于皇帝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秦始皇帝嬴政.....	(1)
我分不清鹿和马 ——秦二世胡亥.....	(7)
苍蝇的英雄主义 ——汉高祖刘邦	(13)
我活着,但是不快活 ——汉惠帝刘盈	(19)
高粱熟了 ——汉文帝刘恒	(25)
我把关系结成网 ——汉景帝刘启	(32)

目 录

欢乐极兮哀情多

——汉武帝刘彻 (38)

我的能力我知道

——汉宣帝刘询 (44)

我总是心太软

——汉元帝刘奭 (50)

风中的绿帽子

——汉成帝刘骘 (56)

我是疯子我怕谁

——新帝王莽 (62)

看不清你的样子

——汉光武帝刘秀 (68)

棍棒的原则

——汉明帝刘庄 (74)

我知道你们靠不住

——汉章帝刘炆 (80)

有一串冰糖葫芦

——东汉的几个小皇帝 (86)

帝国的黄昏

——汉献帝刘协 (92)

我是怎样讲政治的

——魏文帝曹丕 (97)

盖错了的房子

——魏明帝曹叡 (103)

影子的无奈

——魏齐王曹芳 (109)

肩膀上的耳朵

——汉昭烈帝刘备 (115)

长江之水天上来

——吴大帝孙权 (121)

最后一盆污水

——吴归命侯孙皓 (127)

羊儿啊,你慢些跑

——晋武帝司马炎 (134)

谁比谁傻

——晋惠帝司马衷 (141)

谁来可怜可怜我

——晋愍帝司马邺 (148)

一半江山一半天

——晋元帝司马睿 (152)